

T856/6673.2(6)



①

Harvard College Library Imaging Services <http://imaging.harvard.edu>

CM	0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Lab D50 2°	95/0/2	81/0/0	66/0/0	51/0/1	35/0/0	20/0/0	29/19/54	55/39/33	42/57/29	82/4/79	51/50/13	50/28/29						
	38/14/16	66/16/18	50/5/22	43/14/21	55/9/25	71/32/0	62/34/60	40/9/43	52/48/17	31/21/21	72/23/57	73/19/68						

CHINESE-JAPANESE COLLECTION
HARVARD COLLEGE LIBRARY
FROM HARVARD-YENCHING INSTITUTE
MAR 27 1933

駁呂留良四書講義

上孟

孟子見梁惠王章

呂留良云孔子多說仁孟子提出義字正為戰國功利之說淪浹人心與今日講禪悅講良知講經濟者相似推其極只一自私自利之害纔說利便不義不義便不仁此是古今人獸邪正之關也

程子曰孔子言仁未嘗兼言義獨於易傳曰立人之道曰仁與義而孟子言仁必以義配可謂有功於聖門矣留良剽竊此意變文曰孔子多言仁孟子提出義字云云一若千古無人說義直俟孟子提出者又若千古無

哈佛大學漢和
圖書館珍藏印

人知言義自孟子始。直待留良看出者。異哉。至以禪悅良知比之。戰國之功利。擬議不於其倫。夫誰信之。

呂留良云。利之根源。原從仁中生。出凡貪嗜繫戀之私。皆仁之過惡也。告子以食色爲性。故曰仁內義外。釋氏之慈悲普度。生死事大。老氏之長生內外權術。家之事功經濟。皆自以爲仁。而不知有義。然後可以成仁。不知義。則其所爲仁。皆利也。非仁也。孟子於孔門得仁字之傳。其平生得力在體貼出一義字。爲七篇宗旨。此章首尾仁義全提。而中單舉義字。正此理也。以仁字闢利爲從治。以義字闢利爲正治。此是古今學術關頭。

禮運云。用人之仁。去其貪。朱子謂仁止是愛。愛而無義以制之。便事事都愛。故用人之仁。當去其貪之失。此所

言仁。乃氣質之性。偏於柔善。故於去取辭受之間。不能決斷。所以有貪之失也。若孟子所言仁義。乃從本原處說。先儒論之詳矣。留良乃謂利之根原從仁出。無義則仁皆利。貪嗜係戀之私。皆仁之過惡。此執途人問之。無不知其說之不通也。夫無私之謂仁。萬物一體之謂仁。稍萌一毫私利之見。便與天地生物之心懸絕。此仁所以爲元善之長。而義禮智皆從此出也。如留良言。則是仁不但非元善。且并不可爲善。卽云裁之以義而後善。亦是義之善。而非仁之善。凡專言仁者。皆利也。惡也。

較之荀卿性惡之說。抑有甚矣。又云。告子以食色爲性。故曰仁內義外。二氏之慈悲長生。權術家之事功。皆知有仁而不知有義。試問以貪嗜係戀爲仁。非卽食色爲性之謂乎。將謂告子之言義非。而言仁是乎。將謂聖賢之所以異於二氏及權術之學者。彼以仁而吾以義乎。卽此一條滅棄仁義。壞亂堯舜孔孟之道。罪惡可勝誅乎。

呂留良云。仁義固自利。然以此立說。則立心原從利起。其爲仁義。皆利做來。只成五霸假之仁義之真源絕矣。故必先除却言利之邪心。後方轉出仁義本自利來。其說乃無弊。如大學亦必說破外本內末財散。

民聚本旨。後方轉出以義爲利。以財發身之理。若從利上計較。出仁義之便益。非孟子之道也。又云。不遺親。後君見仁義。不但利并能去言利之不利。其利無比。

義利之分。所爭在毫釐之間。入乎義。卽出乎利。入乎利。卽出乎義矣。然則何謂仁義未嘗不利乎。仁義之利。仁義而已矣。不遺親。仁也。不後君。義也。君固無所利於民。然未有不欲民之仁且義者。民非挾仁義以利其君。然未有仁義而遺親後君者。此卽大學所謂以義爲利也。留良乃謂除却言利之邪心。後方轉出仁義本自利來。其說乃無弊。試問仁義矣。安得有言利之邪心乎。是終

以仁義爲不利也。是終以仁義之利爲有害於仁義也。其於義利關頭茫無定見可知矣。又云仁義不但利并能去言利之不利。其利無比。如此說是孟子誘王言利也。是以仁義二字爲言利之關鑰也。又與前說自相刺謬矣。

梁惠王曰寡人之於國也章

呂留良云王道之始始字或云卽資生資始意言王道盡於此也。下節不過廣上意耳。養生送死一部周禮盡之。如以此節爲始事。下節爲終事。雞豚狗彘始不當畜耶。此論不然。一部周禮畢竟幽居允荒時尙未有此精詳也。雞豚狗彘始固已畜。若看五母雞二母彘卽是文王養老之政。豈文王前不曾畜耶。卽五

母二母纖細精詳處正是王道盡頭。若任人家多畜者。伎利不畜少畜者。失養便不是王道矣。故謂王道之成究不離始事。加詳則可謂王道盡於此。則不可又云或謂三者是民生日用至大至急之事。王道不離乎此。不違不入卽法制中農政及虞衡之令典。非止法制未備事也。始字卽萬物資始始字之義。統貫王道不知三者雖重然出天地自然。雖無王者民生亦自能取給不違不入。固亦是法制然其教易施。雖無王者如霸者富強之政亦能及此。王者之妙全在井田學校等法制。霸者富強無其心不得其道。故不能爲卽天地亦各有分限而不能爲。惟王者參贊化育上下與天地同流乃能爲之。此之謂王道。故此三者雖極重大然只可謂王道之始也。又云當法制未備時卽搏節愛養亦未有政令規條。但人君清心寡欲以開其源不爲民物之害。則天地自然之利始出。然後可議法制耳。又云不違以時不入不是無王政。但就天地自然上節宣雖功利之治亦能及之。若五畝之宅節則直是王者自爲制造非天地之

所能爲中庸所謂盡人物之性而參贊化育者也然
究非王者鑿撰也只就上節不到處曲成輔相若無
王者則天地亦無可如何耳看後世漢唐宋以來非
無賢君治世然只在上節中運用到王政便不能行
陋儒反謂井田封建學校之制必不能復古也只爲
世間無參天地之人胸中并無此見識榜樣輒道漢
唐以下所爲便是王政豈不謬哉 又云宅牆餘地
欲盡其利故必有樹凡木可樹惟重本務故樹必桑
不違以時不入三者王道之始如是終亦未嘗不如是
樹桑畜產王道之成如是始亦何必不如是孟子特隨
舉數端言之耳至於規制法度終詳而始略非必始事
絕無制度也卽如不違三者亦必有嚴兼并弛山澤申
命鼓舞之法在此豈伯者之所能爲乎亦豈徒事清心

寡欲絕無條教號令所可致乎雞豚之畜約舉其數亦
量其力之所能畜耳記曰問庶人之富數畜以對正爲
不限以數故勤者能多畜以致富也豳風七月之篇曰
六月食鬱及薁八月剝棗皆所以養老也墻下之植豈
無他木桑柘其本務也故特言之

梁惠王曰晉國天下莫強焉章

呂留良云陳大士謂省刑罰薄稅斂從此推之勸教
勤學禮賢任能罪已責躬弔死問孤乃盡艾千子云
省刑薄斂當時救急之政故特言之耳勸教勤學禮
賢任能王者大道理也罪躬責已弔死問孤則霸者
亦有之救急之政比王者大道理先一著粗一著比
霸者所有則又專似勾踐輩耳曰此二句便是王者

徹上徹下徹始徹終本事如何別尋補許多條目總坐看得此二句粗淺以勸教罪躬等作用為精深也不知此等作用正粗淺豈特罪躬責已弔死問孤為霸者事即勸教勤學禮賢任能亦不當王者大道理千子謂省薄為當時救急之政也是一流見識耳

省刑薄斂只是鋤去虐政耳。即急切拯救亦必有多少撫恤安全之法在。留良乃謂二句是王者徹始徹終本事。謬矣。又云勸教勤學禮賢任能。不當王者大道理。則謬之又謬也。且下文壯者以暇日修其孝悌忠信。非即教學之事乎。

呂留良云晉國據天下形勝秦之所以不能得志於中國者以晉之蔽其前也自三晉之分力不足以制

秦秦人遂得東窺函谷涑水氏書法始於魏斯趙籍韓虔為諸侯蓋亦以天下大勢無過於此周秦興亡於是乎在故託始於此不止繁縷之惜而已也

春秋正王道。明大法。義無大於君臣。三家分晉。周不能討。而又命為諸侯。涑水之大書特書。與春秋託始於宰咺歸賄之義同。留良謂自三晉分。力不足以制秦。秦人遂得東窺。其說未嘗不是。但以溫公通鑑始於三晉之分。為從天下大勢起見。則謬也。

孟子見梁襄王章

呂留良云三代以前但有治亂無分合分合之事始於周末治亂以德移分合必由力併孟子謂天下之

生久矣。一治一亂。此猶從德言。若周以後。天下之爲治亂止。是一分一合。皆以力不以德。雖合一之時。亦與三代之治不同。故但可云分合。不可云治亂也。又云有謂定一。是以勢言。曰定一之規模氣象。三代與秦漢後。煞是不同。若單論勢力。是戰國以後之事。豈孟子之旨乎。或曰。只論勢。則秦漢以後之定一。孟子之言。皆驗。若但論理。則聖賢之說。有不驗矣。曰。聖賢之說。正不必一一求驗。然通盤算來。畢竟驗。襄王問惡乎定。孟子曰。定於一。定卽治也。留良判治亂分合爲二。謬已。孟子明言不嗜殺人者能一之。留良乃云。治亂以德移。分合以力併。此謬之又謬也。至其說之前。矛後盾。雜亂無章。總由理不明。故詞不達也。齊宣王問曰。齊桓晉文之事。章。

呂留良云。正義立誠。是聖門升堂學問。聖賢之學。不是纔義便了。而桓文。并是利聖賢之學。不是纔誠便了。而桓文。并是假推此利與假之心。不至於弑父與君不止。此仲尼之徒。所以無道。桓文也。

存誠主敬。直內方外。聖賢上達工夫。盡於此矣。今云聖賢之學。不是纔義纔誠便了。殊不可解。

呂留良云。只一未字中。有多少道理。事業在下文。推恩仁政。皆包裹許。

蒙引朱子未字有意味云云。此言人心爲仁之宅。如今日見牛而惻隱之心。固發矣。後見羊之蔽鯨。則又有惻隱發焉。雖至於十百千萬。凡見有不可忍之處。皆隨感而發。無有盡時。故曰仁不可勝用。此留良所云。未字中。

有多少道理事業之張本也。但不明言其理。只教人未字中求。鶻突無分曉。

呂留良云物之輕重長短卽在於物心之輕重長短卽在於心不能度時心亦一物此庸人所以異於聖賢也能度時度心者卽心此凡人所以同於聖賢也

留良好闢本心之論。此言無乃陽儒陰釋。摭引聖賢之言。而反爲之地乎。心一而已。說到長短輕重。便已是指。在物之理而言。但權度却在吾心。所以朱子謂心之應物。其長短輕重難齊。不可不度以本然之權度。體用賓主。自是曉然。所謂本然之權度。卽指理之具於心者也。

不指出理字。漫云以心度心。則所謂權度者。亦無寸之尺。無星之秤而已。先儒辨之詳矣。

呂留良云孟子時民困已極故其告君論政只重在制產足民而教學明倫雖定說到亦只舉大略全書皆然又云孟子一生經濟實用盡在農政分田制祿爲仁政根本

帝王經世之道。教養並重。萬不得已而去食去兵。信必不可去。是教又重於養也。孟子每言分田制產。必及庠序學校。卽爲梁王報怨雪恥計。省刑薄斂。深耕易耨。而外。猶必繼以孝弟忠信之修。今云孟子一生經濟實用。盡在農政。謬矣。

齊宣王見孟子於雪宮章

呂留良云陳大士謂巡狩實為報禮而以自狩為文曰非下交也巡狩也如是則天子尊實為廉察而以出狩為名曰非廉察也巡狩也如是則諸侯皆安矣曰此直是胡說報禮之云雖鄙俚猶有些小道理若廉察諸侯之變則竟以盜賊心事看帝王矣奚其可艾千子云帝王大典大制都被秀才說壞可歎也此言大有關係學者戒之

王制五年一巡狩考時月定日同律禮樂制度衣服正之諸侯不敬不孝者削以地紕以爵有功德者加地進律非廉察而何但孟子明言巡所守而陳際泰云實為廉察而以狩為名是則其立言之不善也留良欲肆譏

議索性增一變字以甚所言之謬集中毀詆先儒之說如此類甚多。

呂留良云春省耕而補不足秋省斂而助不給因論遊觀及此見王者一舉動亦無不勤恤民隱如是非謂仁政主乎此亦非板定常年條例也若仁政則自有經制富教大法深宮大廷至治固不止春秋區區矣又云省耕斂是恐其失時補助不足不給又是耕斂中一節有兩層義

先王之世亦既家給人足矣而先王惟恐有不足不給也而省之省耕省斂有時而不足之補不給之助則無刻不厯乎君心此所謂視民如傷也留良乃謂因論遊觀而及此非板定常例仁政不主乎此如此說是先王

因觀而有事。非以事爲觀也。輕重倒置。失孟子之意矣。况周官鄉師歲時巡國及野。而賙萬民之艱阨。以王命施惠。正以仁政莫大於此。王若有事。不能春秋時省。則鄉師代王巡行。以王命施惠。正所謂板定常例也。留良論古。不考驗經傳。而多以臆斷。學者可爲所蔽乎。兩而字。是急注語。非轉換語。今以省耕斂爲恐失時。補助爲省中一事。不大謬歟。

齊宣王問曰。人皆謂我毀明堂章。

呂留良云。夫明堂者王者之堂也。王者二字是責難語。非張大語。王者不獨指天子。諸侯能行王政者便

是看下文引文。王治岐爲證。其旨自明。又云。因明堂開陳王政。宜引武王周公制作之盛。與成康治化之隆。忽然提箇文王治岐爲榜樣。正是孟子善導齊王處。下面公劉古公都是此法。

孔孟言仁政。多稱文王。蓋遠舉虞夏。不若近述本朝之爲有徵也。周之王業。始於文王。故每稱文而不稱武。不獨此章爲然也。許東陽云。文王未嘗稱王。而所行却是王政。留良剽竊此意。又泥其文而失其指。乃謂王者不獨指天子。諸侯能行王政便是。故獨引文王治岐爲証。不言武周成康。下面言公劉太王亦是此法。謬哉。

呂留良云。文王發政施仁。必先斯四者。須知文王不是單憫惜此四者。而獨加厚也。爲此四者尤窮不及

待仁政之行仁政制度周詳一時亦未能遽及四者故曰必先

發政施仁。只泛言加恩於民。不必粘定上文五者。老老幼幼。乃王政之大端。而四窮又老幼中之無告者。故尤加憐恤。蒙引云。此先字如後利先義之先。非以時之先後為言也。留良乃云。此四者不及待仁政之行。仁政制度周詳。一時未能遽及。如其言。則是仁政之施。如九一之賦。以及去關市之征。弛澤梁之禁。始初止及於四窮。其他則遲之異日。如戴盈之所謂。今茲未能以待來年也。有如是之王政乎。

孟子謂齊宣王曰所謂故國者章

呂留良云。有謂國人實共禍福。不肯以虛譽借曰。若如此說。則竟問國人可矣。何用多問左右諸大夫。又云。凡選賢才。衡文字皆以明為主。明即公也。未聞以公為明者也。又云。章末結到國人殺之。則可知左右皆曰賢。一段亦惟國人用之也。語意專重在國人。但國人之稱賢。雖無黨同作好之疑。而其人之得眾。或有違道干譽之實。故又須察而後用之。非疑國人而為是也。兩個然後字。俱從國人皆曰賢。句生出。以見其慎之至耳。又云。未可不是多疑。正見詳慎之至耳。左右諸大夫。國人之言。皆合矣。猶必自察。故曰。如不得已。

留良云。用人以明為主。明即是公。此似是而實非也。蓋明生於公。未有不公而能明者也。此節言進賢之慎。內

不徇已。外不徇人。展轉諮詢而後察之。慎也。卽公也。至
察而後見。則公至而明生矣。若云明卽是公。彼察察爲
明者。亦將謂之公乎。且不公又何從得明乎。留良又云。
章末結到國人殺之。則可知左右皆曰賢。亦惟國人用
之也。語意專重在國人上。夫所取乎國人者。正以其共
禍福。而不以虛譽借。其論較左右諸大夫爲公也。旣以
國人之論爲重。則是用人以公爲主明矣。如何說只貴
明。明卽是公乎。至云兩個然後字。俱從國人皆曰賢句
生出。以見其慎之至。此亦不然。左右諸大夫之所賢。不

必非國人之所不可。國人之所賢。不必非左右諸大夫
之所不可。若必國人皆曰賢而後察。則國人皆不可。又
何用察耶。又謂左右諸大夫國人之言皆合矣。猶必自
察。此又與重在國人之說。相刺謬矣。且必三者之論合
而後察。則有一不可。卽不察矣。何以三者俱不可。而猶
必察耶。賢不可。總在一人身上說。不可而去。卽識其不
才而舍之也。未可勿聽。不但左右諸大夫之言。卽國人
之論亦然。然後二字。通承上文。謂徧訪左右諸大夫國
人矣。然後從而察之也。察之而國人之言是。則從國人。

左右諸大夫之言是。則從左右諸大夫。左右諸大夫國人之言皆非。則違衆而從所察之實。蓋三者之論雖合而猶察。非必三者皆合而後察也。至下節云國人殺之。則所用所舍之皆由國人。可知矣。莫公於國人之好惡。所以必詢之左右諸大夫。猶必自察之者。特恐所見之非實。如註所云同俗特立之士。國人或誤以爲賢不可。故叅以左右諸大夫之言而自察之。以求其好惡之實。蓋國人之好者賢也。所惡者不肖也。見賢而用之者。好民之所好也。見不可而去之者。惡民之所惡也。若徇國

人之論而不求其實。則所舉錯。或反非國人之所好惡。是徇國人而實拂其公好公惡之性矣。國君進賢以治民。所以慎之又慎者。凡以爲國人也。故曰如此然後可以爲民父母。此章集註甚明。留良全不體會。信口滕說。無非謬妄。

滕文公問曰滕小國也章

呂留良云。文公初謀事齊楚。孟子卽以效死勿去告之。此是正策。到此又商不得免之局。是文公以與民死守之說爲不然。故孟子告以太王之事。而後仍以死守爲策。謂舍此別無妙法。然遷之說勢不可行。則但有效死爲主耳。看上章已引太王而未云如彼何哉。疆爲善而已。其義已見。故遷避之說。乃別策餘理。

不當以世守節說在後遂反作遷避之變計也。又云可遷則遷可守則守必有一番經濟實學在此正是齊王反手絕大本領可笑鄙儒每讀是章必謂列國碁布遷必不能若謂孟子妄設是一策耳夫岳戈之間猶有棄地一成一旅尙可以爲只坐鄙儒眼孔小耳。

既云遷之說勢不可行。又云鄙儒必謂遷必不可。不自相矛盾乎。孟子爲滕君陳二策而請擇。意重在世守上。章句之論備矣。

公孫丑問曰夫子加齊之卿相章

呂留良云不得於言不知言也言在外而知言却在心勿求於心謂不復求知耳今人看不可之意却與孟子不合孟子意正欲求明其言之理於心今人說求心止是明心見性之意與言更不相涉不知離言

而求心正是告子宗旨與孟子背馳處如何反倒入他拳窠去此不但不知孟子并不知告子之言也看告子勿求下兩箇於字原緊貼上句言勿求心之助於氣勿求言之理於心故曰於非謂不得於心勿求氣不得於言勿求心也學者須明辨之

經書中言正心存心養心求放心未有泛言求心者言求心則是有所求而求之於心也。卽曰勿求於心亦必有所勿求者在也。况此章引告子兩言勿求。分明緊貼上文。求者求所不得之言與心也。於何求之。求之於心。求之於氣也。言與心之不得。所求之物也。心與氣所求之地也。若舍所求之物。又何所求於所求之地乎。留良

乃云。看勿求下兩個於字。可見告子非不得於言。勿求心。不得於心。勿求氣。但不求言於心。求心於氣耳。不知此處兩於字。絕不足爲証據。假令上文無所蒙。劈空說個勿求。下無於字。則所勿求者無著。今旣云不得於言。不得於心矣。其爲不求言於心。不求心於氣。顯然可見。豈必在兩個於字上著意乎。留良解經。每於沒要緊虛字。強生意見。亦穿鑿無謂之甚矣。

呂留良云。夫志以下六句。每上一句是承上。不可是。負每下一句是駁。上可字是主。

蒙引云。夫志氣之帥也。至無暴其氣。全是破他不得於

心。勿求於氣之說。其不得於言。勿求於心一句。已斷以爲不可了。故不復論。今云每上一句是承上不可。下句是駁上可字。謬也。或謂註於持其志上。添出敬字。敬是徹始徹終工夫。知言養氣。皆當以持敬爲本。曰道理固是如此。但本文只將志字與氣字較論。未便夾入知言一節。且留良以上一句單承上不可。則是持志只爲知言地。而與養氣無涉矣。孟子何用將志氣二字斤斤較量耶。揆留良之意。似謂持志卽是求言於心。志定而氣隨之。則言可得矣。如此。則是知言亦氣上事。孟子自言所

長。又何必分知言養氣爲二耶。卽謂知言只是知理。言字與集義義字相通。亦知自知而集自集。知義而後集義。集義而後氣得所養而配義。今欲混而一之。何貿貿也。看註中凡曰可者云云。則此六句及下節俱駁上文可字意無疑矣。留良自知分承與註意不合。故以上句爲賓。下句爲主。不知三段各兩句平列。而意有重輕者。上三句言志以帥氣。故志爲至而不可不持。是不得於心。固當求之於心也。下三句言氣以充體。卽次於志而不可暴。是求之於心。猶當求之於氣也。語氣重在下截。

上截卽上文可字之意。豈得以分承不可爲賓主之別乎。程子曰。告子不得於言。勿求於心。蓋不知義在內也。志帥氣也。留良迷誤之根。蓋在於此。不知程子此言。亦是泛言其理。志帥氣也句。乃申明義內之故。惟志能帥氣。可知義由中出。非在外也。留良剽竊先儒之論。多失其本旨。粗疎甚矣。

呂留良云。知言則知之明。養氣則行之勇。知明處當心自然不動。聖賢工夫總不外知行。知先行後。序必如此。若謂知行合一。不分先後。則孟子此二句難免支離。且良知二字。發自孟子。而孟子自言其知。却貼言字。言者人言也。卽讀書窮理之說也。孟子旣知有良知。乃反舍其內而求之於外。何耶。及言養氣。則又

云集義集者事事積集之謂若統乎良知則良知
即義又何用集若以良知集義則義又在外耶

知行兩事而一理。可分亦可合。經書中有知行並言者。如致知誠意明善誠身之類是也。有知行只舉其一者。如云知德者鮮矣。則言知而不及行。蓋舉知而行在其中。如云克己復禮。主敬行恕。則言行而不及知。蓋舉行而知在其中也。觀此。則知行二者。可分可合。都無妨礙明矣。且聖教之最精者。無如一貫之旨。然而曾子一章。則主行而言。子貢一章。則主知而言。若必以知行合一為嫌。而謂二者必當分說。則是曾子一章。少知一邊。子

貢一章。少行一邊。皆為偏而不全之論矣。向見留良講一貫兩章。只將知行二字處處纏繞。不知何意。今乃知其先有知行之不可合在意中耳。橫此意見。以觀聖賢之書。何異反鑑索照。無怪乎其喧客奪主。而茫無所見也。留良又謂若集義統乎良知。則良知即義。又何用集。夫所謂良知即義者。即陽明以良知為天理之說也。孩提之愛。仁也。稍長之敬。義也。仁義天理也。良知者。不慮而知此仁義也。不以仁義為天理。而以知仁義為天理。其說已不可通矣。况其所謂良知者。以心之昭昭靈靈

者言。卽佛氏知覺爲性之旨也。陽明此說之謬。先儒辨之晰矣。至集義統乎良知。此卽張子心統性情之說也。性卽理也。具此理者心也。心具衆理而應萬事。朱子所謂良知卽明德是也。惟拘於氣而蔽於物。故知待致而義待集。孟子之知言卽格致。集義養氣卽誠正修也。若如留良之說。義不統於良知。則心自心而理自理。又何內外之足辨。而邪正之可分哉。又謂若以良知集義。則義爲在外。試問當集義時。所謂義者爲從內出乎。爲從外入乎。若從外入。則是義外之說也。若從內出。則是所

集之義。乃吾心虛靈不昧之本體。所該載而敷施也。豈得謂集義不統於良知耶。留良闢餘姚之學。乃并孟子所言良知二字。痛惡極詆。必欲去之而後快。豈非惑歟。或曰。孟子良知良能以赤子之孝悌言也。若以爲心體之靈明則謬矣。曰。良知一而已。赤子之愛敬親長。良知也。推而極之。大人之通達萬變。亦良知也。程伯子所謂良知良能。原不喪失是也。若必以借用古人字義爲嫌。則如張子曰鬼神者二氣之良能也。亦借用此良能字。惟其理之是而已。曾何礙乎。此又非得失之所係也。

呂留良云到不得而後求已是補救末著况勿求乎
知言養氣是不得前一步工夫與告子之所謂求本
自不同告子只強制於臨時孟子惟培養於平
日此自然不至於不得而心之所由不動也

孟子言知言養氣是明自己得力亦兼為下學說法若
自孟子言之則培養於平日不至有不得於言不得於
心之時固也若自下學言之則不得於言不得於心之
時十常有七八若能緣此而求其理於心求其助於氣
便是窮理持心之要道烏可詆為補救之末著舍之而
不事哉要之此段孟子言告子之失正在勿求於心勿
求於氣上孟子示人亦全在求之於心兼求之於氣上

學者之知言養氣工夫固在平日然當不得時尤有工
夫在若以有所不得為告子病而以求心求氣為補救
末著添此一段搜索却多出一段葛藤而正旨反晦矣

呂留良云至大至剛亦是虛空擬議即塞乎天地亦
是虛空氣象須工夫到得此地纔得此箇消息即未
能身造其境也須相去一二級見得聖人體段便知
此語不虛不然便活畫出一箇浩然模樣畢竟影響
難信故孟子曰難言也此節止說本來體段何須說
到直養工夫豈不直養人原無此氣乎非也人人有
此氣因不能善養則日就銷縮自不得見故信不及
必借直養無害者身上纔信得此事真實正孟子善
言難言之法又云氣之本來與究竟一天地耳而
所塞處却在天地之間若離却之間泛說氣塞天地
直是寬
皮大話

未能養氣之人。說與至大至剛。固信不及。卽借直養無
害者身上言之。亦如何信得及其不能窺測一也。須知
直養無害二句。申說至大至剛之義。謂此浩然之氣。乃
天地間之正氣。人得天地間之正氣以生。但順以養之。
則天地之塞。卽吾氣之剛大也。留良之誤。由錯會大全
程子之論。及註中所引謝氏語爲正解也。程子曰。浩然
之氣難識。須要認得。當行無不慊於心之時。自然有此
氣象。謝氏曰。須於心得其正時識取。二說乃指示學者
親切體認工夫。非此節直養無害之正解。至云所塞處

却在天地之間。不得離却之間泛說。此尤穿鑿不經之
論。

呂留良云。配字在空中。紐捏則氣配義。道與義道配
氣有何說。不去處須實體貼到。日用事業上方見是
氣配義。道倒亂不得。如今人也。曉得是義道而不能
行。或得半而中間消沮。或雖行而意象衰颯。皆不能
養成此氣故也。故朱子於此節氣
字指功用而上節氣字指體段

朱子謂氣之未充也。以道義而養。及旣養成。此氣又足
以配乎道義。所謂其所憑依。乃其所自爲也。或問中言
之甚詳。蓋理氣本不相離。道義之能生氣。氣之能配道
義。皆是實體貼到。日用事業上鑿鑿如此。此節其爲氣

也。言養成之氣。以氣為主。故言氣配道義。至下節是集義所生者。推原氣所由生。便以義為主。故云行有不慊於心則餒矣。所行一有不合於義。則氣便餒。義之爲功於氣何如哉。說義說氣。或輕或重。是本文語次如此。留良並不分別本節與下節次序。而漫云倒亂。不知所謂。

呂留良云。義是吾心之裁制。道乃天下之公理。義之盡頭。統體處。便是道。義與氣最親切。舍却義。氣亦無從配。道舍却義。道亦不能生氣。故下文但言集義與字最宜。玩人多貪發配字。昧却與字。

觀此段。可知留良之不識道與義爲何物矣。氣與道義。猶有形上下之分焉。若道與義。則一理而已。氣之配義。卽是配道。原無兩層。義之生氣。卽是道之生氣。本非二事。今留良乃云舍却義。氣亦無從配道。則是氣本不能配道。必假義爲緣。而後可以配道。又云舍却義。則道亦不能生氣。則是道本不能生氣。必借義作徑。而後可以生氣也。有此理哉。此由留良錯看下文。但言集義。因謂義與氣近。道與氣遠。又因錯看本句與字。因謂道與義爲二物。隨文生義。傳會穿鑿。而胸中實不能了然。豈非不得於言。而勿求諸心之尤甚者歟。

呂留良云。徐爲儀曰。有謂氣須合於義。道者無義。道則氣餒。若云無氣。則義道餒。便說不去。然如此。則下

節又爲贅大全蒙引諸說已辨之義道固不可云餒當是氣餒蓋無是浩然之氣則血氣易盡所以不能配道義而餒然說約又有以爲非氣餒乃體餒者說正可參要之皆非配義集義混一之說耳按餒字卽指道義餒有甚說不去此說肆於袁黃黃宗禪而叛註真義外之學故云云耳若集註之意則以氣與道義同爲吾身心所固有但氣不浩然則吾之義道亦不能行卽行亦不能盡乃所謂餒也故配字朱子以李延平一滾出來解之黃爲禪學看得義道便是外邊事空空然在天地間如何會餒故云說不去耳今旣知氣配道義之爲是又曲爲兩騎之說得非所知仍有未知者耶

朱子曰無是餒也謂無浩氣卽如飢人之不飲食而餒者也又門人問無是餒也是指義是指氣曰這是說氣按此則彼謂體餒者固非而留良謂道義餒則尤謬也

蓋形氣之屬則有增減成壞道義只是此理安得有餒不餒卽如留良所謂氣不浩然則吾之道義不能行卽行亦不能盡卽此可知其以餒屬道義之謬矣蓋行不行皆氣爲之非道義有所增減於其間也或曰下節重在義能生氣故則餒矣之餒屬氣此節重在氣能配義故無是餒也之餒屬道義曰此留良謬誤之根也不知二餒字俱屬氣但下節謂行有不合於義故氣餒重在義上此節言平日無此養成之氣故臨事而餒重在養成之氣上如此則不必換易餒字之解而此節重氣下

節重義。犁然分明。何用體餒。道義餒之紛紛哉。留良又謂袁黃言道義不會餒。是看得道義爲外邊事。空空然在天地間。故不會餒。此留良誤認會餒者爲自家主人。而判不會餒者爲外邊事。空空然在天地間。顛倒迷謬之甚也。不知道義之散著於天地間者。卽其統會於一心者也。任萬事萬物之紛紜。必以吾性吾命爲之主宰。孟子言養氣以集義爲先。豈非以義稟於有生之初。而其用伸於萬物之上。惟義原不會餒。是以集之而生浩然之氣。氣之不餒。道義爲之也。若道義會餒。又安能生

浩然之氣乎。留良不知天地間公共道理。卽是自家性命骨髓。乃指道義不餒之說爲禪學。豈非大謬。

呂留良云。襲義卽是外義。惟以爲外故。可襲耳。外義者必襲義。如異學旣以讀書窮理爲驚外。及其立說。又必襲力行立大者。主靜體天理知止致良知慎獨。諸經傳之言以行之。故未有不先外而後襲者也。但其中有淺深高卑之不同。其高且深者。笑外而襲者。之僞飾索性。以不襲爲外。然究竟不能不襲。如大善知識。視一切皆幻妄。而上堂受戒。拈香喫菜時。又極精於世法。他極怪者。外到底離外不得。蓋外邊義理原無一不是裏邊的。肯外求者。正非外義。外義者必不外求。姚江以事物上求至善爲義。外正坐此病。

朱子曰。義襲是於一事之義。勇而爲之。以壯吾氣。然無生底道理。只是些客氣耳。不久則消矣。陸龍其曰。義襲

亦不是假託。只是平日不曾有實工夫。欲一旦強之使在道理上走。便不能按此。可知義襲而取之五字。須作一氣讀。謂在義上襲取乎氣。非以氣襲義之謂也。留良云。襲義卽是外義。又云。外義者必襲義。以義襲爲襲義。則是襲而取之者。非氣也。乃義也。與上句文氣不相聯屬矣。且此節。是言浩然之氣所由生。非爲辨義之非外而發。義襲而取者。雖是外義之見。然與告子之外義有異。彼亦知氣不離乎義。而非徒守乎氣。亦實欲行義。而非假託乎義。但不能積累於平日。而欲振興於一旦。是

爲暴其氣耳。若告子。則但守此冥然之心。一毫不照管而已。安有義襲之事乎。末云。告子未嘗知義。以其外之也。蓋因言行有不慊於心。則餒卽此可見義之非外。非以告子爲義襲也。若於首二句。將告子之外義纏繞。則文義不得通矣。留良又以後儒主靜體天理致良知之學爲襲義於外。此亦不然。夫所謂主靜體天理致良知。皆是存心立本裏邊工夫。妄加以襲義之愆。烏能得其心服哉。朱子答平父書曰。今人因孟子之言。却有見得此意。而識義之在內者。然又不知心之慊與不慊。亦有

必待講學省察。而後能察其精微者。故於學聚問辨之所得。皆指爲外。而以爲非義之所在。遂一切棄置而不爲。此與告子之言。雖若小異。然其實則百步五十步之間耳。以此相笑。是同浴而譏裸裎也。按此一條。深中主靜體天理。致良知各家之病。亦可見留良槩以襲義斥之之顛預無當也。至謂善知識家亦襲義。尤爲可笑。若據彼家之說。止爭悟本與否耳。不悟其本。則雖閉目藏睛。打坐澄念。亦是癡狂外邊走。若悟其本。則拈香喫菜。運水搬柴。皆是一乘寂滅場地。又何內外之有哉。此固可以不辨。特以見留良之強不知以爲知也。又謂肯外求者卽非外義。亦不盡然。肯外求者亦顧其當與不當耳。若不識重輕。泛然逐物於外。正程子言格物所譏如大軍之遊騎。出太遠而無所歸也。此與外義而不求者。過與不及。胥失之矣。留良每到言理處。字裏行間。疵病無數。總由原無灼見耳。

呂留良云我故曰告子未嘗知義是推究出告子不求氣病根非辨義內外也

我故曰告子未嘗知義二句。看故曰二字。分明承上文行有不慊於心。而明義內非外之故。蓋義在內。是以能

集義則浩然之氣自然發生於中。視義爲外。所以勿求於心。此乃孟子告子緊相針對之第一著也。若告子之不求氣。是第二件失著。故孟子謂不得於心。勿求於氣。僅可而未盡也。告子外義。乃是不明天理。全體俱非。是以孟子表而出之。以示學者入路。若認作推原告子不求氣病根。則本輕而未重。非立言之體矣。且此節言集義工夫。以義字爲主。若言氣之不可不養處。意在上文。非此節之旨也。留良謂推原不求氣。文義亦非。

呂留良云。可以仕則仕。可以止則止。可以久則久。可以速則速。四可以卽天道之本然。見權度之精智之

事也。四則字乃時中之大用。見神明變化之妙。聖之事也。此四句須一氣併讀。乃得

智之事。聖之事。集中凡數十見。惟此處講孔子聖之時爲近是。然以四可字爲智。四則字爲聖。則謬甚。可仕可止。可久。可速者。所值之時也。時之所值。有可有不可。而至聖之心。則無可無不可。惟無不可。故無不當其可。四則字。逐句分看。見一定之義。合四句看。見不定之義。仕則仕。止則止。久則久。速則速。不待商量計較。絕無繫吝疑滯。此孔子之所以智而聖。非羣聖人所得而班也。

呂留良云。三節總答。所以異於夷尹之問。而引三子之言。以證之都對古今聖人比較。與凡民無與有若

要說得品級分明故將眾人與羣聖先筆起一層耳
出類二句總說古今聖人末句纔說孔子更盛如古
今聖人出類二句人看來一樣無別於是造為一句
指羣聖一句指孔子之說尤為杜撰不知雖一樣指
羣聖而義原不同類指
庸眾萃指大賢以下

註云言自古聖人固皆異於眾人釋出類二句然未有
如孔子之尤盛者也釋末句界限剖晰分明人所共曉
從來未聞有以拔萃指孔子者至出類二句原一樣無
別出類承上文類也言拔萃是形容出類意謂在一國
高出一國在天下高出天下耳留良乃云類指庸眾萃
指大賢以下謬也

孟子曰以力假仁者霸章

呂留良云以德行仁是一滾出來有不忍之心斯有
不忍之政火然泉達原非兩層兩層看便著假矣
又云說王說霸忽然插入孔子作比方甚是不倫此
正是孟子文章妙處只要發明王不待大之理行仁
之德至孔子而極力之不大亦至孔子而極百里七
十里尚有力可待孔子則併無待矣以此看王者悅
服之理更親切分明可信

朱子曰以力假仁仁與力是兩個以德行仁仁便是德
德便是仁留良襲此說謂以德行仁是一滾出來原非
兩層不知朱子曰仁即德德即仁者德以仁為用仁以
德為體也以字行字內尚有善推層次在豈得謂一滾

出來末節引七十子之服孔子以証心服之誠與引詩言思服之衆同。今云德之大力之不大。至孔子而極。故引爲証。本文語氣絕無此意。

孟子曰尊賢使能章

呂留良云有謂市廛而不征法而不廛不征而商已沐休况并去其廛則仁商者至矣如是而商與農其惠均此先王平民之道曰先王畢竟貴農而惡逐末待之不得均平也均平則不均平矣故但市有廛而民居六區初無所徵也市商多則行廛若市商少則其地多空勢難用廛故但法而不廛此是兩樣活變爲用之例非一併同行者故張子下兩個或字可見若竟與惠農均平看太過矣

王者視四民皆吾赤子也。但農難而商易。恐人趨易避

難。故逐末者多。則抑之。若謂貴農惡商。勢必驅末而盡歸之農。凡農人日用所必需之物。必皆取之宮中而後可也。所見又出許行下矣。

孟子曰人皆有不忍人之心章

呂留良云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以行是著力字看後擴而充之火然泉達是甚氣象豈是泛然便能行須著乾旋坤轉雷厲風行始得或曰此二句指先王說是安而行後擴充是勉而行此處不宜說得著力吾謂二句也不會粘煞在先王身上只論現成道理如此耳原兼安勉在內用功有難易分量有盡未盡其爲行則一也但此二句指現成說下擴充則就此中指引人下手究竟擴充只是行也對定擴充意以行兩字一滾出來方是擴充之現成盡頭處

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承上文先王有不忍人之心。斯有不忍人之政矣。而言以行二字。卽上斯有之意。非著力字。下文火然泉達。是初學者方務擴充。有此氣象。若先王以不忍之心。行不忍之政。放之天下而準。便如日月之光。大海之流。非火然泉達之所可比矣。留良又云。非是泛然便能行。須著乾旋坤轉。雷厲風行。始得。以此証其著力之意。豈知乾旋坤轉。雷厲風行。須看本領如何。豈但著力之所能得。若在聖人分上。縱不著力。安而行之。亦是乾旋坤轉。雷厲風行。若在初學勉強。

擴充。得有火然泉達氣象。已是佳境。如何便能乾旋坤轉。雷厲風行。若必乾旋坤轉。雷厲風行。始算能擴充。則是高其途。難其事。翻使初入門者。無下手之處矣。留良此處。將聖人之事。與初學合而爲一。理旣不通。下面節節自相矛盾。其云二句不粘煞先王身上。兼安勉在內。用功有難易。分量有盡不盡。其爲行則一也。夫此二句。正承上文有不忍人之心二句。不粘先王身上。文義如何通得去。且若兼安勉在內。則勉者之人。如何便能斯有不忍人之政。如此之易。又用功之難易。分量之盡不

盡俱在此二句內。則下句又何以云治天下可運之掌上。運天下於掌上。豈用功難而分量不盡者之所能到耶。此亦不待辨而知其不通矣。留良自知說不去。又云但此二句指現成說。下擴充則就此中指引人下手。據此則聖人之事。在此節中。學者之事。在後文擴充中。判然矣。前說之謬。不彰彰乎。留良又欲回護前說。復云究竟擴充只是行也。對定擴充意。以行兩字。一滾出來。方見擴充之現成盡頭處。夫曰擴充。則非現成矣。曰現成。則無待於擴充矣。擴充之盡頭。方能至於現成地位。今

曰擴充之現成盡頭。請問此語有一字相聯屬否。夫一段之中。而杈枒矛盾。七花八裂。以此解經。惑人甚矣。

孟子曰子路人告之以有過則喜章

呂留良云人能弘道非道弘人與人同自是舜與人同舍從樂取自是舜舍從樂取與人爲善自是舜與人爲善善之量固自大然非舜何以見其大有謂非舜能公之是卽不增不減不垢不淨不生不滅諸佛衆生同在大圓覺智非聖賢所謂善與人同也

留良以人能弘道。證舜之能公善。非也。所謂人能弘道者。言道體無爲。必待人而後行也。若此章所言善。乃天下之公理。非人已之所得而私。舜惟止知有善。而不存

一毫人我之見。所以舍無係吝。取無勉強。因其本同而
同之。此舜之所以大也。孟子言聖賢好善之誠。以舜爲
極至。正以示人善爲天下之公。不可挾有我之私。自小
其善之意。若如留良所言。是謂善之在天下者。藉舜之
公而後成其大。與孟子贊舜公善之旨。相懸隔矣。至不
增不減。吾儒亦有此語。但所指者異耳。孟子言性善。而
程子發明之曰。性卽理也。理則自堯舜至於塗人一也。
又云。不爲堯存。不爲桀亡。非卽不增不減之意乎。時解
所謂非舜能公之。亦卽善本公理之意。留良乃比之佛

氏之大圓覺智。謬矣。

孟子曰伯夷非其君不事章

呂留良云須識得隘不恭之外自有夷惠在夷隘惠不恭外更自有不隘之夷不不恭之惠在自不消爲夷惠幹旋而當時學術後世流弊自能不爽銖黍矣

夷自是有隘處。惠自是有不恭處。隘自是清之過。不恭自是和之過。朱子或問語類言之悉矣。留良乃云。隘不恭之外。自有夷惠在。是謂隘無害其爲清。不恭無害其爲和也。又云。夷隘惠不恭外。自有不隘之夷。不不恭之惠在。是又謂不念舊惡。隘而不隘。三公不易。不恭而恭。

也。若然，君子又何憚而不由哉？非此章之本旨矣。

孟子將朝王章

呂留良云：敬王不是說王，就是堯舜定做到堯舜看王便當堯舜如此說，却是褒獎尊頌，乃後世之敬非孟子所謂敬也。自己實見得君非仁義，不可仁義非堯舜不至，不敢不以此陳告。陳者，陳其道非以堯舜相奉也。此方是責難陳善之敬。

非堯舜之道不陳者，正欲堯舜其君也。若謂自己實見得君非仁義不可，故不敢不以此陳告，不是說君定做到堯舜如此，則與齊人是何足與言之云。何以異哉？留良每言仁義道德，輒多支離，可知聖賢義蘊，非妄人所

得勦說也。

孟子謂蚺鼃曰章

呂留良云：有謂孟子有排難解紛之意，故不受祿為其畫地為限，不敢代庖也。激蚺鼃一事，正是孟子為齊自為處。曰：孟子當日之留齊為行道也。齊無學焉，後臣之實則不足與有為，故不受祿。而王猶足用為善，故戀望不忍，即去此孟子之仁義交至也。蚺鼃一事，但就鼃言，鼃齊人一論，則又就孟子言。孟子各有所當，無非至道。其發蚺鼃也，初不為齊，何況自為言外推論，謂其即此有益於齊而無傷於自為，則得若謂孟子以此為齊自為，則純是權術作用，非聖賢心事作為也。

有官守者，必得其職。有言責者，必得其言。凡以為君也，不得而去，自為亦無非為君也。孟子何愛於蚺鼃而諷

之諫。意當日齊王必有可諫之舉。冀幸鼂之言之。而齊王聽之。使王能聽鼂言。不必言自己出也。此孟子爲王之意也。而留良乃云。就鼂言鼂。非以爲齊。果爾。則是自古直言敢諫之士。皆所以自爲。而非爲君也。聖賢教人正直忠厚以事君。皆爲臣子計。非爲君國謀也。卽此可見留良居心之悖矣。

燕人畔章

呂留良云。周公之過。何等光明洞達。豈待後人爲之解說。蓋此時是宜有過。不宜無過。又云。古人之過。皆從理義上起。不從心意上起。理義有何過。此有二種。一爲真過。一爲似過。真過者。知有未至。看理義稍

粗以爲是矣。而未止於至善也。似過者。於理義極精而於尋常之迹。違非庸人所易曉。又不可以告人。此古人處無可如何。只有引爲己過。其實盛德至善。卽聖人所謂權也。只此二種。總於理義得過。故聖賢無時不憂危惕厲。而愈見其過多。惟釋氏本心自信。其心無他。卽以爲無過。故其行猖狂。亦不自掩飾。但其不掩飾處。自認爲率性爲真心。白沙名之曰天理。陽明名之曰良知。不知於理義不合處。皆成大過。蓋卽此一點信心。無忌憚之意。本體渾純。是過從這上面發揮出來。安有無過之理哉。

行而不宜之謂過。過而宜。則非過矣。使管叔監殷。不可謂非周公之過。然不忍逆料其兄之惡。則天理人情之常也。孟子謂周公之得過固宜。非謂此過爲聖人所宜有。而不可不有也。集註其過有所不免。說得最有斟酌。

蓋管叔之惡未著。不惟周公不知。在廷亦無有料及者。假若使之時。有發其惡而昌言不可使者。周公雖不信。亦必不使。如此。則周公得免於過。幸也。知無過之出於幸。則知有過之不幸矣。留良乃謂只宜有過。不宜無過。然則封象而使不得有爲。舜之處象。乃不宜與。况周公之過。在使管叔。不在誅管叔。今謂處無可如何。只有引爲已過。其實盛德至善。卽聖人之行權。此等語。執問途人而知其不通也。

孟子去齊充虞路問曰章

呂留良云。義重名世。不重王者。名世。或先王者而生。或與王者同時而聞道。先王者。故曰其間。蓋王者之所從學焉。而後臣者也。非王者興而名世爲之應也。孔孟雖不遇王者。而無損其爲名世之實。故孟子謂天未欲平治天下。舍我其誰。看後來漢高祖。猶祠孔子。而尊其道。亦從學之義。後世王佐。不聞道。故帝王之道。亦微可見。名世。非必遇王者。而後爲名世。若必遇王者。而後信。則孟子之言荒矣。

必有名世。是以名世。卜王者。非以王者卜名世。蓋天生名世。以佐王者。自臯夔以迄望散。莫不如是。孔顏之相遇。其偶然耳。當數過時。可之日。無名世其人。則已。亦既有之。天豈虛生是人哉。此孟子所以殷殷屬望於王者之興也。留良乃云。義重名世。不重王者。試問名世之稱。

非以其功業顯於當時。聲譽垂於後世乎。不有堯舜。安得有皐夔。不有湯文。安得有伊萊。望散乎。又云。漢高祠孔子。亦是師其道。非必遇王者而後爲各世。若然。則唐虞有皐夔。卽萬世之名世也。五百年王者興。其間又何必有各世乎。孟子以王者之興可必。各世之具在我。自信將來之必遇。故曰。舍我其誰。蓋聖賢皇皇憂世之心。到底不忍作絕望之詞。若云我自不愧各世之實。雖不遇何傷。此彼一時講道論德之說。非此一時悲天憫人之心也。

滕文公爲世子章

呂留良云。性善反面。只對性惡一宗。不旁及三品之論。所見方卓。蓋凡爲異端。只要掀翻善字。故性惡之說。是其正宗。善惡混。無善惡。知其說之駭世而不足。以統攝。故又遁此二宗。則惑亂益巧矣。善惡混者。故降善與惡同等。援善入惡。所謂落水拖人也。無善惡者。故捨惡與善同滅。所謂予及汝偕亡也。總是極憎這善字。必欲打掉了。乃得看告子先本作杞柳之說。後遁而爲湍水。又遁爲生之謂性。其話頭有轉換宗旨。只一而已。後來謂無善無惡。心之體。便是這狐精狡獪。別無他法。

公都子廣引言性之說。或曰有善有不善。或曰無善無不善。或曰可以爲善。可以爲不善。而荀卿獨膽大心粗。直敢言性惡。其得罪聖門大矣。然謂諸言性家。皆祖述

荀卿欲以証成性惡之說。則留良深刻過當之論也。蓋所謂無善惡與善惡混者。皆由不知理之麗於氣。與習之日以遠。故爲此游移無定之論耳。若孟子道性善。直從本原處說。只有一是。不可更容他說。是以初辨杞柳。又辨湍水。又辨生之謂性。正謂性善之說。不可有二。經中明文昭然。留良乃謂單對性惡一宗。豈非妄談。

呂留良云。有謂人與人一也。曰道一非人。一也。人如何一得堯與舜便不同矣。

道卽性也。具此性者人也。性一則人無二矣。故曰堯舜與人同耳。本節引成。瞞顏淵公明儀之言。皆謂聖人非

異人。無不可學而至也。况聖人之與聖人。又何不同之有。而留良乃云。人如何可一。堯與舜便不同。豈非亂道。

滕文公問爲國章

呂留良云。三代授田多寡之數不同。耕斂賦稅之法亦異。但是取於民者。其實同。是十一實字對數。與法言不與名字對要之。三代法數之異。本是理勢不得不變。非謂更姓開國必改易名號以新耳目也。又云。多寡諸解。朱子亦取陳徐二說爲近。或云。易姓改步異名同實。田數無增。只尺放長短。以新其法耳。是將殷周聖王都說做朝三暮四欺詐之狙公矣。亦是後世心術不正之論。最害道。陳氏曰。夏時洪水方平。可耕之地少。至商而浸廣。周而大備。徐氏曰。古者民約。故田少而用足。後世彌文而用廣。故隨時而加焉。三代授田多寡不同之故。實屬可疑。若云夏時洪水初

平。田尙未可盡耕。而限於五十畝。則閱數百年而至殷。又何爲而不百畝。此陳氏之說。未可盡信也。先王爲民制產。患不足。不患有餘。若以民用儉約之故。而任民有遺力。地有遺利。先王愛民之意。殆不如是。此徐氏之說。亦不足爲據也。頒爵祿章云。百畝之糞。上農夫食九人。下食五人。夏田得周之半。是上農所食者五人不足。下農所食者二人有餘耳。八口之家。嗷嗷者不少矣。至溝塗川畛。非旦夕可竟之功。當開國草創之時。勞民傷財。變更成法。使農人不得守其先疇。朱子亦嘗疑之矣。然

則所謂尺步長短異名同實之說。是或一道歟。禮曰。改正朔。易服色。殊徽號。異器械。此其與民變革者也。律度量衡。各有一朝之制。授田以尺度之長短。爲積畝之多寡。豈得謂故易名號。爲狙詐之術乎。田制旣不可考。後儒各隨所見爲說。留良必謂彼爲是。而此爲非。亦膠固之論也。

呂留良云。或云徹勝於助。孟子勸滕行徹。非勸滕行助。下文自是明白。曰。謂徹法兼貢助。可謂徹勝於助。未可謂勸滕行徹。可謂非勸行助。未可看明堂章尊賢使能章。孟子平生實以助法爲至善。未嘗善徹也。請野九一節。是兼貢助。是勸行徹。亦爲國中難行助處。只得變通如徹耳。然國中行貢之地。原自不多。究

竟以助為主故死徙無出鄉二節單言周之助法作
總結也。又云此是周徹法却不純是周徹法故孟
子下箇請字周徹亦井田九一但公田斂法不同故
下箇而助字徹兼貢法貢只是什一後來加重為自
賦故下箇什一字助法善必當復貢之名可不必復
故下箇自賦字就滕壤而言故下箇野與國中字
又云孟子主意只要行助雖周亦助正謂雖
徹亦助國中用貢周法亦是佐助之窮耳

孟子為滕策曰請野九一而助國中什一使自賦註云
周所謂徹法如此留良乃云此是徹法却不純是徹法
故特下箇請字不顯與註悖乎請字乃立言開端語豈
為變通徹法而言乎又云徹亦九一而斂法不同故下
箇而助字貢只是什一後來加重為自賦故下箇什一

字貢之名可不復故下箇自賦字不知而助二字乃點
明九一之義九井制也一者中為公田也中公外私非
助而何以下獻上之謂貢自賦即貢也謂後世取民加
重而定為什一。是已謂助法當復貢之名不必復故稱
自賦顛倒名實是則狙公之見也至云國中難行助故
兼勸行徹是又以貢為徹矣不通抑又甚焉

呂留良云近人有謂改徹即叛商以明公劉文王之
不然却是後來私心議論拘於後世文法偏小見識
當時聖人只以民事為重那有許多虛文忌諱若云
當商時不應更制豈止徹田如太王之立司空司徒
設臯門應門冢土公劉之制三單京師文王之出師
類馮何非帝制自為將盡責以僭擬耶抑又有別說

而經不足憑耶。故後世見識議論，不可以妄例三代聖人也。

大雅篤公劉之詩云：徹田爲糧。此所謂徹，非卽周時百畝而徹之制。先儒謂後人以徹爲名，實本於此，亦未必然。或以徹田爲叛商固非。留良謂聖人不拘虛文忌諱而改制，亦謬也。至以太王之有司空司徒，爲帝制自爲，尤可駭異。朱子曰：漢人未見孔壁古文尚書周官，但見伏生口授牧誓司徒司馬司空，遂誤以是爲三公而置之。古者諸侯之國，止得置司徒司馬司空三卿。周是時方爲諸侯，乃侯國制度。自是以後，先儒據此以考經傳。

無不合者。留良豈俱未寓目耶。又太王之設臯門應門冢土，皆是遷國時新立之名，非商家天子之制。有臯門應門之名號也。及周有天下，仍太王時之舊名，乃以臯門應門爲天子之門名耳。留良何考之不詳也。三單者，三丁一人爲兵，而復更迭用之，此乃兵制之常。京師者，詩云京師之野，言其野之廣大。公劉就此建都，後世因以爲王居之號。猶漢都長安，後雖京城不在陝右，亦名長安之說耳。以此爲公劉之僭，何啻說夢。留良學術粗疎，於世代先後，制度沿革，毫不講究，似此談古，豈非怪

論乎。

有爲神農之言者許行章

呂留良云憂民如此緊與堯獨憂之句應使禹稷契皆堯使之矣此處復舉放勳之詞正見大人勞心堯爲重也又云堯舜之憂不同不爲所得之人有多寡大小蓋君相之職分不同則其所憂之大小又有差看上文堯獨憂之及舉舜禹使等句自明又云人不正是舜禹皋陶自舜禹皋陶推去所得之人皆堯所得之人也故曰堯獨憂之然堯只要得禹皋陶此之謂大人之事有分殊有理一讀西銘便見箇仁字完

當洪水未平之時堯未得舜故獨憂之舜舉而堯之憂卽舜之憂矣舜使益禹稷契而堯舜之憂又卽益禹稷

契之憂矣留良乃謂君相之職分不同所憂之大小有差如此則是舜不能以堯之憂爲憂也堯何爲以不得舜爲已憂乎不但舜也卽益禹稷契所憂亦不止於所事若謂山澤焚而益之憂釋水土平而禹稷之憂釋是循分塞責之庸臣也豈聖人之存心乎第八節曰聖人有憂之又曰聖人之憂民如此此聖人堯舜禹益稷契俱在其中留良謂憂民句緊與獨憂對使禹稷者舜而命契舉放勳可見堯爲重此最穿鑿不通之論也許行聞孟子分田制祿之論託爲竝耕之說以亂之孟子力

闢其妄。只在有大人之事二句。自君相以及百職庶司。皆大人也。皆治人而食於人者也。今云堯得舜舜得禹。臯陶。此謂大人之事。將以百職庶司爲小人乎。將使與民並耕而食乎。謬矣。至分殊理一之說。尤爲亂道。不足辨也。

呂留良云。古今來人主爲天下之心。有公有私。爲天下得人之事。有義有利。爲天下所得之人。有大有小。若一槩不論。只爲天下得人。便是仁。則漢唐以後。求賢察吏之君。皆可與堯舜比烈矣。

天下字對上人字言。惠與忠之所及有限。爲天下者。欲天下無人不遂其生。無人不復其性。此便是仁。但不得

其人。則教化無由廣。恩惠無由周耳。豈有爲天下。而其心其事。尚有私而不公。利而非義者乎。利與私。尚得謂之爲天下乎。所得之人。雖有大小。然皆能心君相之心。以爲天下。是卽人主所勤求而惟恐不得者也。若必如堯舜之得禹臯稷契。三代猶難之。何論漢唐。按之孟子本旨。初無此許多轉折。留良務爲深刻。皆附贅懸疣之語耳。

公都子曰。外人皆稱夫子好辯章。

呂留良云。治亂是說。主持幹旋事。不是氣化上事。雖主持幹旋。也是氣化。然聖賢不得已。心事正便是天

地不得已心事原不是兩件若泛說氣化則一治一亂自是常理不幾聖賢多事乎此二氏之看治亂自以為橫出豎出而不知其終不出治亂中正是無關治亂之一物耳故治亂雖平列聖賢心事只有一治都在一亂中生出來方見聖賢不得已用處又云堯時一亂與後來人事感召之亂不同

治亂循環氣化人事兩不相離大全蒙存之說備矣留良云治亂雖平列聖賢心事只有一治所謂只有一治者豈非以主持由人而氣化未嘗有權耶不知聖賢之所以皇皇而不忍釋者正以盈虛消息乃天道之常惟恐天之所禍人莫得而勝也至云二氏乃不關治亂之物此自二氏言之乎自治亂言之乎如自二氏言之彼

固自以為置身治亂之外矣留良方反其說曰橫出豎出終不出治亂之中何以又謂之不關治亂乎如自治亂言之二氏之亂豈在楊墨之下乎而謂之無關治亂乎留良以闢二氏為名而於二氏之所以為二氏究未嘗有定見也

呂留良云無毀譽之直道即三代之行懼亂賊之取義即天子之事充類至義之盡理自如此非謂假天子之權以行其義也豎儒驚倒天子二字便道聖人正天下之僭竊豈身為僭竊之事直是癡人夢中說夢也又云天子二字原從作之君師說來指有此位之道而言非凡有其位者之天子也凡有位之天子不能有其事者多矣權未嘗不在無其道也春秋天子之事為其道在焉未嘗侵其權也充類至義之

盡耳猶云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也豈儒不明大義見天子二字便震於權位反謂孔子欲正人僭竊豈有身為僭竊以正人之理其迂戾不通如是豈足與論春秋聖人之義哉

春秋明天道修人紀撥亂反正辨名定分天子之事也。天子之事惟天子能行之。惟聖人能言之。孔子作春秋言天子之事非行天子之事也。註云無位而託南面之權。謂罪孔子者爲此說耳。講章有謂卽伊周之放攝非也。有謂還大權於天子者亦非也。留良乃云充類至義之盡。理自如此。殊不可解。旣云懼亂賊之取義卽天子之事。又何待充類至義之盡。而後見其理如此。若必待

充類至義之盡。乃爲天子之事。則是孔子之作春秋。尚未爲義之盡。尚未可言天子之事乎。明與本文背矣。

呂留良云聖人作春秋爲天地古今衛道計而其事實與位違聖人誠有不得已焉者非謂能諒此不得已者爲知我不諒此不得已者爲罪我也知我者亦罪我罪我者亦知我非謂分應此兩種人也。只春秋天子之事也。一句內知罪兩種道理。竝到知我罪我合下道理如此。聖人只在春秋上講。不管天下後世有此兩種人議論也。若爲天下後世人知罪我想則似知我是而罪我非。望知我而病罪我矣。不道聖人知罪二字。只作一例看。乃見天理人情之極至。

知我罪我二句。聖人只以明其不得已之意耳。孟子引此申明上文天子之事。言天下一治。與險阻旣遠。及天

下大悅二段一例。東萊呂氏云。邪說暴行。天下所同見。聞而孔子獨懼。何也。手足瘋痺。雖加笞箠。頑然而不知痛。無疾之人。一毫傷其膚。固已輦蹙慘怛。中心達於面。人皆瘋痺。而孔子獨無疾。是以懼也。春秋成而亂賊懼。猶倉佗和緩。療以鍼石。血氣流注。復知痛癢也。由此言之。則是知孔子者。恍然於孔子之所以懼而懼也。罪孔子者。罪之心。卽懼之心也。盡天下之人無不懼。則人心正而邪慝不作。此春秋之成。所以爲古今一大治也。留良乃云。只春秋天子之事一句。知罪兩種道理都到。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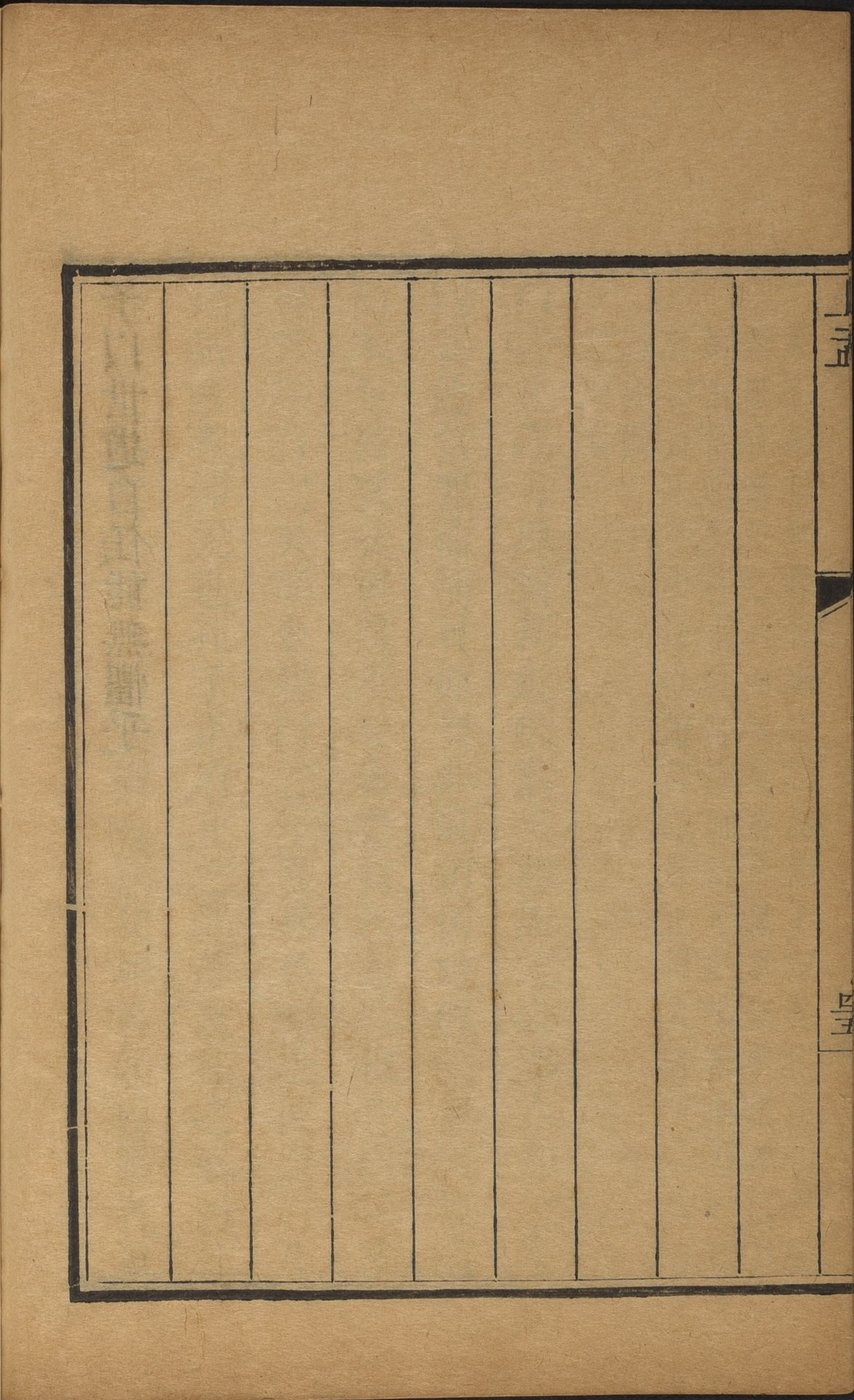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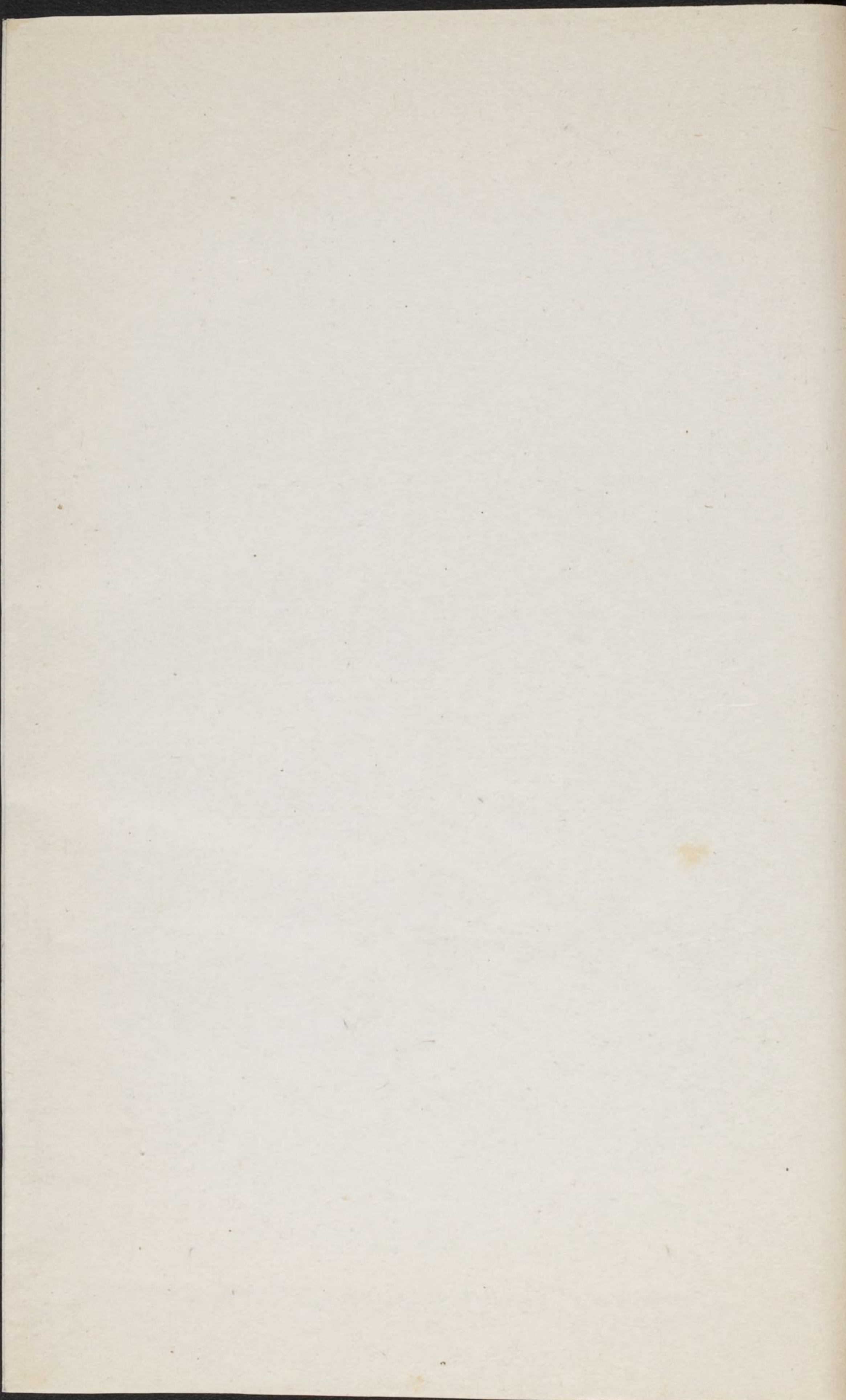
云。知我亦罪我。罪我亦知我。合下道理如此。是以孔子之作春秋。誠有罪。雖諒孔子者。不能爲之諱也。知我罪我。註中明分兩種人。知者聖人之徒也。以爲罪孔子可乎。罪者亂賊之徒也。以爲知孔子可乎。總由錯看章句。託南面之權句。因而妄生議論。不知春秋所以爲天子之事。只是是非。非如天子之命德討罪而已。孔子非史官而操筆削。故曰罪我者。惟春秋。若以褒貶爲僭踰。語孟中發奸摘伏。顯微表幽之論不少。將皆謂之僭踰乎。

呂留良云。有謂趙盾未嘗弒君。以不討賊之故。春秋斷而誅之。曰趙盾弒其君。許世子未嘗弒父。以不嘗

藥之故春秋斷而誅之曰許世子弑其父故楊墨雖無無君無父之心而卒莫逃乎無君無父之罪曰引例不當趙盾許止迹當罪而情可原楊墨則說似善而心必誅正相反也趙許之罪正以人理責之豈可例禽獸之說哉

以許止爲可原猶爲近似若夫趙盾之心路人知之矣以爲迹當罪而情可原豈非亂道困勉錄云無父無君尚未至於弑父與君至率禽獸食人而人相食則弑父與君亦有之矣從來暴行之作皆起於邪說彼以盾止非弑君者邪說也孔子正盾止之罪誅既往之暴行杜萬世之邪說也以此坊民猶有無父無君如楊墨者蓋

子以世道自任能無懼乎。



五

五

